



霧海椰島

三

● 林鴻君 著

● 南海出版公司

雾海椰岛

(二)

林 鸿 君 著

南海出版公司

1994年 海口

琼新登字01号



雾海椰岛（二）

作者	林鸿君
责任编辑	张树方
装帧设计	潘小彬
出版发行	南海出版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制版	文昌县印刷厂
印刷	文昌县印刷厂
开本	32开
印张	15印张
字数	329千字
版次	1994年7月第1版
印次	1994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500册
书号	ISBN 7—5442—0370—0/1.68
定价	11.00元

（版权所有·盗印必究）



作者小传

《雾海椰岛》作者林鸿君，原名林鸿集，曾用笔名林斌，海南岛文昌县文教镇下田村人。1939年7月，出生于日本侵琼而逃难之铜鼓岭下海边沼泽地里。解放前后在家乡读小学。1956年读联东中学初中二年级，立志写作，开始练笔。1959年于文昌中学读高二时，发表短篇《回乡以后》，这后为了报考电影编剧专业，转入习作电影文学剧本。1963年毕业于海南师专（今海南师院）中文科。同年分配万宁县，先后在长安中学和华侨中学任教。1984年调进海口市政协，撰写了海口政协史。1992年退休，在家整理文稿。

内 容 提 要

系列小说《雾海椰岛》（二），叙述的是椰岛人斗智斗勇的英雄故事和纯真感人的爱情生活。

作品文笔传神畅达，情节生动有趣，人物形象鲜明，结构自然巧妙，富有浓郁的椰岛生活色彩。

这里有《临高角的金子》智勇双全的“女侠”，还有《母瑞山婚歌》生死恋人的奇特婚歌；有《金山情泪》悲凄的情歌，还有《长长的木筏》智斗“大炮四”的趣事……他们是平凡的椰岛人，他们也是真正的椰岛人；他们是椰岛风，他们也是椰岛魂……

目 录

第一篇	临高角的金子.....	(1)
第二篇	母瑞山婚歌.....	(80)
第三篇	金山情泪.....	(137)
第四篇	长长的木筏.....	(261)
第五篇	海边交通站.....	(313)
第六篇	椰树，高高挺立.....	(367)
后 记		(468)

第一篇

临高角的金子

—

临高角，像一把尖刀插进琼州海峡。
那岩石，日日夜夜，迎击着汹涌的海浪。
那朝霞，喷薄普照，盘岩像闪闪的金子。
角湾上，渔村丛丛……
海港里，渔船点点……
一只小船从海港里勇敢地闯出大海……
小船上，一对青年男女，男的拉帆，女的掌舵。
小船时而撒网捕鱼……
青年男女动作熟练。
小船时而搏击风浪……
青年男女镇定自如。
小船时而恶斗巨鲨……
青年男女临危不惧。
这时，《金子之歌》从海浪中唱起：
 我是个女，
 但我愿是个男，
 下海，撒网，掌舵……

我同样能干，
下海，撒网，掌舵……
我同样能干。

我是渔姑，
但我愿是蛟龙，
搏击，翻江，倒海……
我同样精通，
搏击，翻江，倒海……
我同样精通。

我是金子，
但我愿是女杰，
除恶，为国，救民……
我同样能接，
除恶，为国，救民……
我同样能接。

二

角湾渔村——临湾村。靠边的一户贫苦人家。
低矮的海石屋里，正在张灯挂彩，忙办喜事。
邻里村众，帮助料理，进进出出，好不热闹。
厅堂里，八音乐队，奏起喜曲，拜祖开始……
修饰一新的右边房间里，新郎、新娘（小船上的青年男
女）被伴娘带到厅堂正中，面向祖先伫立着……
主婚人金子爹早已坐在八仙桌旁，等候女儿、女婿恭拜。
喜曲趋向高潮……
拜堂正在进行……

三

临湾村中央渔霸董天香家。

厢房里。

年近半百的渔霸董天香坐立不安，焦急等待，不时埋怨：“怎么还不回来？办事这样婆婆妈妈的……”

这时，一阵喜曲传来……

渔霸吃一惊：“谁家姑娘这时候出嫁？”

忽然，侍从红鼻鬼匆匆撞门回到厢房：“老爷！”

渔霸一见，迎出门口：“怎么样？”

“老爷，事情办妥了，请你放心！”红鼻鬼气还喘不过来。

“见到日本的长官吗？”

“见到了。日本长官原奇还独自接见我……”

“那些金条他不嫌少？”

“没有。他笑呵呵地接过了。”

“他还说什么？”

“他说皇军安抚海口后，不日将开抵临高角。”

“我们怎么办？”

“我们在门楼上插白旗为标记。”

“好，这我就安心了！”渔霸转而发出“哈哈”笑声。

“我就看他张延举下步棋怎么走？夺走我的姑娘，我看他也是不好过的！我要把他……”手捏成拳，咬牙切齿。

“老爷，依我看他是不好惹的。他手里有兵有枪，上司是团防部。”

“据我所知，日本人将主宰琼岛。他们这些国民政府的什么营防部、团防部都将落成流寇。”

“但是……”

“什么但是？”

“老爷，你应看到，他也可以去暗通日本人。”

“这……”渔霸语塞了。

这时，又一阵喜曲传来……

“谁家姑娘成亲？”渔霸询问。

“金子姑娘和九哥。”

“哦……”渔霸为红鼻鬼惋惜。“一个金子你怎么总夺不到手？”

“老爷，她学了她爹的功夫，实在利害，难对付呀！”红鼻鬼一提到金子就灰溜溜的。但内心却断不了邪念。

“你总会夺到她的。”

“老爷，你……有什么办法？”红鼻鬼来劲了。

“哈哈！”渔霸笑了两声，没有回答。“这样吧！你现在把我的……礼物送给她。”

“哦，老爷是想拉她，因为她是金兰的同庚好友，是吗？”

“是的。同时也是你……”

“老爷，你是说去探察好路线，夜里好带日本人……”

“对呀，你变得聪明了！”

红鼻鬼一阵高兴，笑了……

四

金子家。

结婚喜曲正高潮……

金子和九哥在拜祖先……

领婚人唱：“新娘、新郎向祖先拜三鞠躬。一鞠躬，二

鞠躬，三鞠躬。”

金子和九哥拜毕。

领婚人又唱：“新娘、新郎向主婚人拜三鞠躬……”

金子爹随着站起，整好服装……

这时，红鼻鬼手捧着红布盖着的花盘，推开围观邻里，进入金子家厅堂。后面还有两名家丁。

众人看到红鼻鬼的扰乱，都惊呆了。

结婚喜曲顿时刹住。

红鼻鬼把花盘放在八仙桌上，转向金子爹嬉皮笑脸说：“金子爹，我家老爷给金子送礼来了！”

金子爹一惊，但听见是渔霸送来礼物只得退让，转而点了点头：“好，劳烦董老爷破费了。”

“哪里、哪里？”红鼻鬼说着掀开红布。“我家老爷听说金子姑娘和九哥成亲，非常高兴，特意备了这对龙虾送来，祝贺金子和九哥日子过得像龙虾一样红火！”

金子听声，掀起红绸头巾，看见红鼻鬼，怨恨已升上心头。

九哥见状，立刻拉了金子一把，悄悄说：“不要管他。”

金子听九哥劝说，压下怨恨，放下头巾。

领婚人向乐队：“继续奏乐。”

乐队奏起结婚喜曲……

领婚人唱：“新娘、新郎向主婚人拜三鞠躬。”

金子爹立刻推开红鼻鬼：“二爷，请你站开一边。”

红鼻鬼不但不站开，反倒嚷起来：“呐，我代表我家老爷送来礼物，你还不说句感谢的话，就把我推开，岂有此理？”

金子爹赶忙双掌合十躬拜：“二爷代表董老爷送来礼

物，我表示感谢！有招待二爷不周的地方，请多多原谅！”

“招待不周，能用这句话就完了事么？”红鼻鬼撒开双脚。“跪地从我裤裆下爬过去。”

金子爹知道红鼻鬼今天企图当众侮辱他，但为了成全女儿的婚礼，只得压下怒火，还是陪着笑脸：“二爷，我知道你曾经多次来求婚，但是九哥早年父母双亡，托我抚养长大，金子和他从小相好，情投意合。这……我不忍心拆散他们，万望二爷明白！”

“哈，这是你的事，和我有什么关？我现在就问你爬不爬？”

金子爹强压着怒火，思考着对策：“我……？”

金子又掀起头巾，盯着红鼻鬼，仇恨就要发作……

九哥见状，连忙又拉了金子一把：“不要……”

金子强忍住，放下头巾。

金子爹不理红鼻鬼，向领婚人努嘴示意。

领婚人会意，续唱：“新娘、新郎向主婚人拜三鞠躬。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

金子爹随着女儿、女婿的恭拜，一一回礼。

金子和九哥拜毕，转向围观乡亲。

领婚人：“新娘、新郎向乡亲们拜三鞠躬……”

红鼻鬼看到他闹婚的阴谋将失败了，气急败坏地怒指着金子爹：“你，逃脱不了。”

金子爹只是不理睬……

拜堂完毕。

领婚人高唱：“拜堂完毕！新娘、新郎携手入洞房！愿百年好合！”

金子和九哥携着手进洞房……

“慢着。”红鼻鬼扑到金子和九哥面前，一手掀掉金子头巾。“你罩什么头巾？你早不是贞操处子了。”仰头“哈哈”大笑。

金子看红鼻鬼当众侮辱自己，再也忍耐不住了。起手一拳打过去……

红鼻鬼冷不防下巴被击中，跳开两步：“你……你打我？”拉开架势猛扑上来。

金子从容地飞起一脚……

红鼻鬼一下子倒在几步外的人众中。

两名家丁见状，拉枪上弹，窜进厅堂里来。

金子爹立在厅堂中间，手指家丁，怒喝：“你敢。”

两名家丁被喝住。

红鼻鬼深知自己不是金子的对手，不敢贸然妄动，只是喝令家丁：“上呀，给我抓住金子！”

两名家丁欲动……

金子爹手捏住一家丁枪管：“你今天是想死吗？”

两名家丁再不敢放肆了。

“出去。”金子爹喝令。

两名家丁只得转头挤出厅堂……

红鼻鬼无可奈何，灰溜溜地扒开人众，回头吼声：“日本人要来了，你凶不了几时。”

金子见状，赶忙走到八仙桌旁，捧起那对龙虾，向红鼻鬼抛去：“拿你家老爷的礼物回去吧！”

龙虾不偏不歪，正打中红鼻鬼后脑勺。

红鼻鬼一阵昏头转向，“哎呀”一声，狼狈不堪，逃出厅堂，向屋外溜去。

金子及众人发出一阵“哈、哈、哈”笑声……

五

春节过后的夜晚，天上没有星星，没有月亮，沉云浓重，黑洞洞的。天快要变了，临高角的渔民个个心头压着块铅。

金子家。

左边房间。金子爹正在睡觉，翻来复去，显然还没有熟眠。他在想目前处境：“金子妈离世还刚刚了七，日本人又快要来，不能出海，这日子怎能过呢？……”

右边房间。金子和九哥正沉恋在洞房花烛夜中。他们相亲相爱，搂抱蜜枕；他们一眠醒来……

金子记起，摇动九哥：“还没有看爹！”

九哥睁眼看金子一下，懒得起：“我……我实在累坏了，你让我……”

金子体谅九哥的劳累，深情地吻他一下：“九哥，那我去了！”

九哥不忍让爹说他不孝顺，一把抓住金子：“你……你扶我起来。”

“你呀！”金子双手轻轻地扶九哥坐起来。

“还说我哩！”九哥微微睁眼，耍懒说。

“好了，快起来吧！”金子轻轻地在九哥耳边说。内心甜蜜蜜的。

“这是……”

金子慌忙用手遮住九哥的口：“小声点，嘈醒爹了。”

九哥立刻压小音量：“这是什么规矩，每夜这时候要起来给爹盖被子？”

“这是妈临死的时候嘱咐的。说爹夜里会踹被子，受凉

腹痛，不能出海。你不是听到吗？”

“我听到！我是说洞房花烛夜，不能暂停吗？”

“这……既然起来，就去吧！”金子从床架上拿下衣服给九哥披上。“快穿上！”

金子和九哥拉开房门，轻步来到对面房间。

金子爹正在沉睡，鼻鼾声微微拉响。

金子和九哥伫立在爹床前，伸手携住被角拉起盖他……

金子爹睁开眼看着他们，感激得热泪盈眶。

“爹，你还不睡？”金子怜爱地问。

金子爹连忙坐起来：“我睡不下。”

“你又想妈啦？”

金子爹一声咳嗽：“不单想她。听说日本人已经侵占海口，不日将开抵临高角。他们杀人放火，抢劫掠夺，奸淫妇女，无恶不作。我老了倒没有什么，你们年轻，我很为担心！”

“爹，你不要为我们担心！”九哥安慰。“我和金子在你的传授下，都懂得几套武功，日本人奈何我们不得。”

“他们有枪有炮，武功作用不大。”

“武功也有武功的作用。”

“反正近战我一个人可以抵他十个人。”金子满有把握地说。

“你们现在完婚了，是真正的一家人了，你们要互相爱护，提防红鼻鬼和日本人破坏你们的生活。”

“爹，我们懂得！你就放心睡吧！”

“好。”金子爹安心地躺下。

金子和九哥给金子爹轻轻地盖上被子。

金子爹闭上眼睛，爱抚地催促：“你们去睡吧！”

金子和九哥悄悄地走出门，回到右房间。

“董天香和红鼻鬼送来龙虾，到底安的是什么心？”金子不解地问。

“我看……”九哥推测。“董天香是想拉你，因为你和金兰是同年好友，金兰嫁给张延举他怀恨在心，企图通过你去打击张延举。”

“可能是这样。红鼻鬼呢？”

“很明显，他来闹婚，使我们婚礼拜不成。”

“我看还有没有其他目的？”

“这……”

“他求婚不成，我总觉得他处处想暗算我们！”

“睡吧！不要胡思乱想了，反正目前他奈何我们不得。”九哥脱去外衣，上床掀被睡下。

金子随着……

六

同日的下半夜，天气变了。

海港里海浪拍击，交杂阵阵风啸。

一只日军炮艇在风浪声的掩盖下，静悄悄地窜进海里。

炮艇上。

日军长官原奇正和国民党临高角地区驻营防部长官张延举一边对饮一边谈话。

原奇口蜜腹剑：“张营长，我们的到来你欢迎吗？”

张延举无奈点头笑口：“欢迎！欢迎！不欢迎我能主动找上门去吗？”

“对，对！其实嘛，日中两国应该互相提携，才能适应

当今世界潮流！”

“是！是！”

“按照中国的国力嘛，目前只能由我们大和民族来主宰，开发这块土地！”

“很好！很好！”

“我相信，再过四分之一世纪，世界嘛将是日中帝国的！你相信吗？”

“相信！相信！”

“张营长，你是聪明的中国人！”

“原奇长官过奖了。”

这时，传令兵进来，在原奇面前立正行军礼后，附耳悄声几句，匆匆离去。

“张营长，你的见面礼物，我厚颜领情了。”原奇拿起酒杯。“现在，请为我们初次合作成功干杯吧！”

张延举随举起酒杯：“干杯！”

原奇和张延举齐饮而尽。

“炮艇已经靠港。张营长，你还有什么吗？”

“我有个请求！”

“尽管说吧！”

“我和皇军纯属私人交往，所以我请求保密。”

“好，好，我体谅张营长的处境！”

原奇和张延举边说边走上甲板。

“好，再见！”张延举伸出手握住原奇的手。

“再见！”原奇回声。

张延举转头走下炮艇，消失在夜幕中……

原奇顿时指挥日军悄悄潜上岸……

日军散开扑向各个村庄……